



羅鄂州小集卷三

歙程哲聖跋輯



序

爾雅翼後序

惟宋十一世淳熙改元羅子次爾雅翼定著五萬餘言  
乃論古初造化始端萬彙芒芴並生其間民生如標枝  
鹿豕為群自以為一物不自貴珍有聖人者立禁出其  
倫使同類相并異類區分正名百物毛羽介鱗園首方  
趾自別為民乃佃乃漁乃稊乃焚選百羞百穀以為常  
珍味其辛毒俾相君臣靈智以為蓄猛虓服循異物著  
之鼎別姦與神遂超萬物莫之與鄰號名三才與天地

均裁制萬品皆由於人物患既去其利畢，敝智者用其實，因既以文有所著作，假之而論，故詩首闕，睢春秋感麟，易八卦始畫，仰天俯地，窮鳥獸之文，書契因之，是生典墳，禮觀象作服，贄死生之物，以明卑尊，歛竹聽鳳，為樂本原，魯論貴多識，譏五穀不分，聖有所不語，亦有所常言，至王會紀遠物，則多異聞，離騷志潔，唯掇其芳，芬不若爾雅博洽，雅馴起於漢世，學者自為專門，欲輔成詩道，廣撫旁穿，萬物異名，始著為篇，先師說之，義多不鮮，由古學廢絕，說者無所旁緣，風土不同，各据所偏，江南之產，踰北而遷，至於語音，亦不相沿，鄭人命歿，鼠儻於璵璠六書之相假，鱣則為鱸，物亦固有難識，不可汎

觀惡莠，亂苗豫章，須七年非好古博雅，身履藪澤，孰能究宣野人能別之，不能見於傳，至謂鴉女匠魚，罟為荃六駁，以為馬不可駕，牽謂芍藥無香，說芳草者初不識蕙與蘭，羅子疾之，乃探其源，因爾雅為資，略其訓，詁山川星辰，研究動植，不為因循，觀實於秋，玩華於春，俯瞰淵魚，仰察鳥雲，山林阜壤，遇物而欣，有不解者，謀及芻薪，農圃以為師，釣弋則親用，相參伍，必得其真，此書之成為雅羽翰，其涵如海，其負如山，其稱物小義，炳而寬不強，所不知義，無不安，宇中所有，目擊而存，指毛命獸，見末知根，可用閱覽，虞悅性情，玩化無窮，以觀我生，率是佐時人主，以裁成通之于六籍，疑義以明千世之下

與雅並行後有子雲君山之疇乃知其精雅道復顯功亦宏矣

古今長者錄序

始願幼時暮從諸兄退自學先君取後漢書指馬援所以戒兄子者使誦之益取卓茂劉寬等傳略為解其指意歸輒習誦使夙知世有退讓長者之行涉事以來備更險易雖或加己以橫逆直自不屑者以先訓著於心趣舍素定故也竊惟長者之名不顯於前世獨詳於戰國秦漢之間起於世衰道微時論迫隘相與角長短較險易各務近其所欲而推遠其所惡無復忠厚純固之氣象其有識之士秉心不競又深知天下之理毀譽之

無定說而非一時口舌之所伸利害之無定端而趨利者未必得避害者不必遽免是以己之所安人或睨之則釋去而不辭加之以衆人所惡事之曖昧者則亦悠然處之而不屑合於論語之犯而不校禮之不報無道書之斷斷無他技而有容者譬之有人年長涉事處於衆穉之間過而見陵則亦畜之而已耳必不與之屑屑是雖非明君嚴父之所以教督成就人者要非衆穉之所能蓋超然有為人長之道故命之曰長者昔者漢武帝初立首問天下長者而田叔引孟舒其後張釋之亦稱絳侯東陽侯張相如之為人以止嗇夫之遷東陽以太子傅免選可為傅者則用萬石君比景帝置相亦以

魏其為沾沾自喜而用建陵侯綰當是時人厭秦俗之薄相與勉為渾厚而文帝資尤長者以此倡之一時朝廷內外持論皆如此其流至于孝景數十年間人人自重恥言人過禮讓興而刑罰省孰謂長者之論無益於人之國邪故因先世所訓者為資益撫取前世所為若此者總之為若干卷命曰古今長者錄詳夫古人之如此非有意於聞也特其秉心不競以世俗為不可告語寧以其身少忍而容之幸而其事適著則為人所稱歎不幸而事不白於當世則亦已矣然要之天下之事捐利以與人者利既去而名歸之受惡而不辭者毀譽久而公論出為是以昔之長者每務假人而常都天下之

顯號然其本心非有徼于此而為也如使其人可以告語不待已之推利引惡雖在我無獲長者之名而可使彼不陷於不義則昔之人尤樂為之願其勢有不能爾夫長者之道其失使人無所懲予又懼夫或者不務原昔人之心特樂其名而襲其迹姑務以德報怨引惡自予躬自厚而使夫人者或無地以自處此非天下之通道且非願之所謂也故極其說使覽者得擇焉

送章德昂之於潛序

章德昂之官於潛常所往來者相與送以詩願輯而讀之曰美哉夫章子早以文藝搢行自植立以起其家以吾州號多士率二百貢一人章子比再貢連為第一禮

部合天下論俊在十九人之列得官畿縣去家財百里  
間一歲奉其父母往官爲其名譽婁施於人其祿廩速  
及其親其器業能大其官是可詩已雖然願將有以爲  
贈夫中都百司萃天下之才執政者或不能盡悉大率  
溫裕粹美者於進宜士之求速化者因以此相尚類謙  
默自約敕而爲好言於下流而至於府縣之吏至或放  
之甚可憫也子其戒之子之職以消去賦籍爲稱異時  
居此者以其事淺近或不屑一遇貪暴吏將復按其籍  
而索之使民有連歲再輸者甚可傷也子其勉之且子  
獨無以處我乎

張仲思字序

願前在贛州求客於郡之賢者安福尉李君君言其友  
張生與之處久而不厭生名合字仲權以權爲非進學  
者之事請易於願字之曰仲思且爲之言曰天下之理  
無有縣隔思苟至焉其皆合也古者於天下之具未立  
智者以意爲之使金與木相附而飛傳心目之巧於百  
步之外患夫勞且遠也則以人之心諭馬意合十六號  
截然如引繩而燕越縣於其轡疾痛不可知則又以數  
取病者長短裒直望表而刺之其入如芒且死倨然以  
生人謀之所窮則選取昆蟲草木之老有智者尊而命  
之以通於不可測知之鬼神若是者皆不近也而卒如  
人之求特於理之中有可以縣合者古今智者窺見其

四百七十三  
然因積思以通之以為天下利其始也疏其漸也必密  
終則恚如人之所欲為無毫髮不盡千世之下以為是  
固然不知其始之用心至於此極也儒者之道去己之  
私以盡其所受之分以施於上下親踈之際此其更智  
者益多彼作於前者因其心力之所成就固已思而睿  
睿而聖矣其大經大法垂後世者皆具今之學者亦各  
於彼而已合者從之其不合者則又思之早夜積而不  
止視前之密者日更以為疏則知所決擇矣夫心者易  
寤者也巧便者也能從人者也善變化者也不可窮者  
也惟其置而不用則沉著而不靈敗壞而無力終日竊  
行而莫之覺也不然是昭昭者用之得其道彼將自能

巧變汰去浮游散越之念而日就親切忽不自知其合  
也古所謂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  
之極也豈謂是歟論語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願將  
窮此而未能仲思勉之

記

程儀同廟記

壯士之出身用武以立功顯名於時者世常有之然能  
使其鄉百世思之者尠矣中古以來相矜以權利有鬻  
臂而去其親為間而焚其孥臨陳而欺其友苟取一切  
不顧所厚其威則伸於敵矣而不見信於族黨其位則  
列於朝矣而不見譽於州里激激人主之前矜視同列

得志富貴矣而不可以見故鄉之父老先世之丘墓往往隨宦留止不能復還使其子孫為羈人於四方數世之後燕秦楚越矣而況能使其鄉百世思之者哉若吾州程公則不然公諱靈洗始梁侯景之亂公以布衣起義奉太守蕭隱以捍州里元帝因命以郡事以故此邦之人得免於亂陳高祖名號既著公晚而後屈猶及為佐命上將當時論其功烈已定配高祖之廟而鄉人追思其義亦相與祠之不忘今距州三十里有地名黃墩者墓與宅在焉宅既匯為湖其清可鑒時有巨魚出游漁者莫敢取相傳天氣清晏徃注見宮室其下云又即其墓旁為壇而祀之如是古矣水旱必求求必應比近

祈報常有八十餘社於是有方氏者以為古之祭用壇降及後世肖象以棲神設牀以安象非棟宇無以拒翳風仰雨之入故自郊社之外古百辟卿士在今者例皆廟事矧神出三代後乃獨用古之壇無益於實若廟而嚴之庶於時為稱乃以某年月為屋若干楹嗚呼吾乃今知有功烈者之不忘也古之見祭於人者當時則祀過則舍之梁陳氏之去今六百餘年矣其恩之及我者耳與目不接矣不接則宜懈以廢然益相與崇奉以壇為未足昉於此乎立廟是非其道有可懷者乎由此觀之雖百世可也於是方氏之進士曰必東因願所善張師願以請乃為之詩曰



士生立朝終始于鄉一有可稱沒而不忘有用其力勤於衛上鍾銘魏氏以從大享有厚其黨而薄其躬燕齊相率社彼樂公赳赳儀同義烈兩出節捍父邦功書帝室於穆陳廟龍姿日容冠劍侑傍儼如在宮其在于鄉壇壝是飾羔豚毋薄亦人之力偉哉如公神明之特優游祀典進退血食載祀六百物有廢興慨思昔賢廟食是矜古今異時器非豆登虛設壇陞榛莽易陵隨時稱物亦神所馮乃作新廟邦人所瞻物久則替我久益嚴坎其擊鼓黃宰之下牲升于堂樂坐于廡以齊以宿以拜以俯我公比鄰公我父母追惟平生勿忘吾土時節請帝以相風雨配食一代有汙暨隆不如鄉之人與其

始終始吾莫原終則未已銘詩于石維廟之始

淳安縣社壇記

士有出於五帝之世而見祀於今禮有隆於三代之時而不廢於後此不惟其人可尊其誼之所該者至深遠矣蓋自去古既邈五帝之臣其傳者無幾而高陽氏之土正有虞氏之稷官世獨相與社而稷之見於展禽史墨之說其禮壇而不屋腥而不熟有俎豆而無杯噐又皆商周之舊典上下數千年嗣不敢有所變豈可以不知其故哉先王之治本於誠惟能致知以通之故其遇事無精牘表裏之異知土穀者民情之所重而社與稷實司焉則自丘民以上隨其所在封而事之天子以建

諸侯而諸侯以有其國君民之情如此其同也以其生有平土植穀之能灼知其精神死不泯滅屬之以雨暘寒燠之事無不得其所欲天人之際又如此其不異也因其沐浴齋宿登降薦徹者有為人下之道則從而訓民以為事君之法因其水旱有變置之說而諸侯之不職者亦不得免焉則等而施之以為馭臣之法一歲之間春以出火秋以卜稼冬以息老有屬民讀法之事有用弊揀變之事其或不得已而用民於兵小則受肉而行師大則釁主而出境有功獻於是有罪戮於是此如家人父子之出入告反面而從事於其庭內非以是為希闊之典而行之也重民之居而敬其食故其俗生厚

而不遷明命有功者而祀之故其民端慤而不鬼因物之常而寓其教訓故令行禁止而風俗成民日見上之親已而所施又無悖乎四時之序是以上易為而其神易福也嗚呼古之求於社與稷者其詳如此非固欲神之而已蓋知至意誠無精禰表裏之異則散于事者可以知其政而寓於政者可以觀其禮此所以為不貳也後世與民相接者至簡矣惟其治財聽訟施于官府者然後以為政初非殺於社而降之若是者神固無與也里中之社喧譟而醉飽惟其習儀歲事存於有司者然後以為禮雞鳴而行事未明而瘞若是者民亦不知也且夫耳目之所不接而欲變化其心術已不可得況

四石七十一  
所謂出火之早晚與來歲五種之宜否所息之物所揀  
之變則其說既古矣兵農已分而師祭者遷矣是後世  
之求於社與稷者甚略也然據其存於今日者而尚論  
其故則其人蓋五帝之佐而其禮乃三代之舊生人之  
類所以得相并至今者賴其力為多而前世祀禮之僅  
存者此而已故猶相與守之而學者尤樂道之云爾長  
樂陳君睦來為淳安縣方是時議者以州縣社稷壇壝  
多不葺詔長吏修築守護月檢察之君於是即縣西二  
里故所謂社稷者并風雨雷師之壇更伐石治之且為  
屋者三以待事築牆七百尺而外閉之淳熙七年二月  
中戊既成而祭請記於願願為之言曰夫壇壝之費可

能也長吏始至親謁而視之使者行部察修飾不如儀  
者此又甲令之所有也令明著之而吏或不務何哉彼  
其心私以為迂遠于事情況欲推古誼以合之民事以  
稱國家命祀之意乎有以知其難也君之五世從祖樞  
密直學士以經行名當世始為仙居令過社稷孔子廟  
必下而趨故君因上之命而知奔走其事願雖不識君  
然聞其聽訟平恕修學校治橋道溝渠又勸大戶出田  
為義役類有意於民者因為推攷古者社稷之誼以今  
之良有司為將有取乎此也

### 陶令祠堂記

淵明之為縣八十餘日爾然世稱陶彭澤用縣配其姓

以傳縣亦世世祀之味斯人風旨非假雕飾直取諸胸臆便自宏遠語有之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生人相與正在情實中三季以前共由斯道不知有心口表裏之異故在己者無愧在人者不勞世遠道微俗既流遜士亦不深得教意凡出真情者一皆掩抑覆護察其意本欲求全乃更入於不情不知人情所宜有者飢食渴飲勞憊欲息在於有形者均所不免儻直以此指表見於外非必名教所禁而為此委曲者自吝心未遣耳易之豕天地萬物皆以其情見而禮經大順之世然後人不愛其情乃知真情之悶為日已久又自東漢之末矯枉既過正始以來始尚通曠本欲稍返情實然以此相

矜末流之弊愈不勝其偽詔號禋祀便足欺世傾身障簾猶為名士若淵明生百代之後獨積然任實雖清風高節邈然難嗣而言論所表篇什所寄率書生之素業或老農之常務仕不曰行志聊資三徑而已去不曰為高情在駿奔而已飢則乞食醉便遣客不藉琴以為雅故無絃亦可不因酒以為達故把菊自足真風所播直埽魏晉澆習嘗有詩云羲農去我久滿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嗚呼自頃諸人祖莊生餘論皆言淳漓朴散繫周孔禮訓使然孰知魯叟為此將以淳之邪蓋淵明之志及此則其處已已審矣在縣日淺事雖不具見然初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助其子而慈祥繼

四  
方  
世  
九  
綫之意與視儼等不殊只此一語便可祠之百世迹其  
求邑雖指公田為酒之利然來去以秋冬仲月非播植  
之時而傳遽有種秫之數又督郵小兒雖不束帶向之  
固自未害不足遽用是日決去留也此為未深知淵明  
者祠屋象設久益弊願兄端翔為縣始新之而命願為  
記兄為人無機事其仕進常委分為淵明之縣心益向  
慕之蓋將希風昔人而未能也官今為奉議郎名頡字  
端翔云

小蓬萊記

江西之勝者有南安之小蓬萊為其始自城外醜水為  
渠分流以入守貳之舍蓄以為池非專為觀游也池既

足於水異時通守喜事者不知其何人即池中之隱起  
者為亭環以嘉木巧石使略相蔽虧望之鬱然島勢成  
就因取於道家所謂三神山者而為之名歲益久或負  
其石以去亭亦捐棄不治今年承議郎鄱陽胡君惜其  
虧于已成為之起廢願時從旁郡以事來相從於其上  
而樂之君謂我盍記之聞三神山之傳在渤海中昔之  
求者患不見其氣至則山反居水下臨之則風輒引去  
故嘗使人三反太息獨知其四臨大壑終古靈峙而為  
長往自好者之所宅其荒忽不可得而詳也南安故秦  
橫浦關諸侯之起尉佗移檄絕道以自守至漢六世呂  
嘉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即關下之地是也其地於今

當庾嶺之北三十里逮樓船將軍伐越以下橫浦宋興  
淳化初始割於虔州使自為守遭世承平不見火盜之  
警吏得以間日寓其勝槩故於秦漢故塞之地而有燕  
齊海上恢詭之觀其軒牖淒潤宿雲之所出納簷宇輝  
煥倒景之所浮動徒越漸車之水登降步仞之上非有  
風濤險遠隔絕之助而氣象清奧塵土不雜果若乘飛  
車超弱水踏靈鼈而嬉也蓋吏之患常患于失真而仙  
之過過在離人不能以相通為通守者于其境內無所  
不統誠并心以流化使官不過求而民安之令有休沐  
上之所賜也時亦自縱於池島之間而託興于躡壻之  
外有吏之治而無失真之患有仙之適而無離人之過

從容紳笏而願與游方之外者第其樂之廣狹豈必眇  
然真相求於海濱之寂寞者然後為快哉君於事無不  
經意到官期月首撤其聽事而新之百年朽屋化為高  
明稱其為半刺史之居而餘力有及于此此其少時從  
飽山程公游諳吏事喜為詩山水之樂其有以知之矣

徽州城陽院五輪藏記

佛氏之書載以五輪此役之巨麗者也以吾州人之勤  
於力今歛縣南所謂城陽院者迺亦有之先是紹興中  
里人余聰買其書號四大部寘院中歲益久主僧宗仁  
謀所以藏之首得錢百萬於同里張應週而余實余端  
誠繼之錢各五十萬又別累積凡為緡以三萬計一年

四六十四  
而藏室具又二年當乾道之九年而輪畢成凡其書亦  
隨具斯亦難矣夫五天竺蓋聯綴木葉右行而記之以  
為文字及其寫以黃紙標以赤軸函貯而尊閣之者皆  
華人之為也然而未有輪也傅氏鑄銅以為式其植若  
箸橫為梁而中貫之列七佛為觸之以指則轉而不窮  
是輪而已矣其後因之為大輪八觚上象鈞天帝居下  
為昆侖海水倣百物以為飾猶不盡其巧則又分而為  
五當其無事不震不動大小樅然芬烟既作有聲軒然  
起於地中則有軋軋者群起而和中聽未及審而所觀  
變於前恍然如入雷電之室隱鱗揮霍而莫知所為如  
五山之宮殿岌喋無所著而隨物播徙如充庭之輅禮

畢而出鑾鳴轂動相切而爭馳其上則為鳳為猊為天  
人為龍蛇巨雀之神為旌蓋為網鐸為金為碧為火與  
日為草木華實散放五八四十面之中更見迭出而不  
相蔽虧使玩常習故者眎之震眩心目而不知其外曠  
宇天高地下八方奠位自若也彼相進以伎者一至於  
此夫孰求其初要而言之此其意亦有所表又以人之  
情悅於巨麗得佐其說以行惠子多方其書五車莊周  
偉之以終天下之道術東方生正書至用三千牘公車  
令兩人共持僅能勝之人主忻然讀之二月迺盡皆以  
言博而役巨傳之至今今是書踰五千卷藏之者又如  
此獨不為偉乎宗仁御眾以律能使其徒皆樂事勸功

而智海尤堅忍至以醫道走四方用佐費所以能鼓舞  
斯人而與之為其難者歟淳熙二年四月十五州人羅  
願記

羅鄂州小集卷三

羅鄂州小集卷四

行錄

劉豐國行錄

歙程哲聖跋輯錄

故豐國劉君諱滌字全因其先自廬陵遷素之新喻開  
寶中式隨李氏歸京師歷工部員外郎判三司磨勘司  
贈太保生立德祕書監贈太尉仍世見國史生敦官太  
中大夫歷守淮揚池睦溫始居揚州生武賢為承議郎  
知盱眙縣生君子滌之全椒因以命之君早歲溫雅盱  
眙府君使主客客皆悅君弟淦不娶建炎南渡與母兄  
謀散處避難三兄各欲將母以行母李夫人笑曰我隨



安兒牛兒隨我安兒者君小字牛兒淦也自此與淦扶  
持轉徙昇洪吉虔間者九年賊見者感其誠不加害或  
指避兵之方從父亞夫官通顯沒有遺澤其子符選於  
族曰君孝友以與之補將仕郎辟權幹辦廣南監司事  
先是亂定後生計蕭然父故人諸公相與振恤之至是  
得祿慨然曰自今免煩人矣在官早作官事有未竟者  
念之不置其為建州豐國監也嘗兼戶曹時廩中獨有  
陳粟乃先以給官吏建安丞李衛攝官幕下得米怒馳  
取君所請眎之默然慙已而賦羣卒皆無一言君和易  
曠澹望表知裏有語輒盡不記人過已則甘寢達旦所  
居人多言此官省事始磨勘陳夫人既寡聚書以教諸

子世號墨莊夫人及君既壯念先世所藏散亡乃請江  
南徐兢錢唐吳說各以所善篆楷為作墨莊字在建安  
買書五百策新安朱熹為之記君初娶長垣趙氏承議  
郎忠恕女再娶雍丘裴氏河東提刑珪女兩男子靖之  
清之三女曰信曰蕭曰郝趙夫人尤賢而有文夫婦手  
寫經子以課兒女君既禮愛文儒在豫章友儀真郭景  
仁居臨江善楊愿君雖貧少供饋而二君教其子靖之  
不倦者以與君友善故也靖之每夕歸轉以教其弟清  
之而景仁愿後皆以進士官陞朝為文人及靖之甫冠  
君使幹門內事若不急於科第者然卒成名其後稍趣  
清之就試謂人曰此子來年亦當得官靖之問君君曰

四十七  
我以門戶料之耳已而果然君閒居不治田業當官所得祿與兄弟共之兩兄洪沈既沒無嗣今唯兄沂諸孫與君子孫處其嫁娶不問有無唯擇門戶及其人良者濟北晁子綺迪功郎東平黃朋從成忠郎開封張謨其壻也君生元符三年十月丁巳以紹興二十九年二月甲寅終嘗兩監潭州南嶽廟以監賞陞承直郎用致仕得通直郎年六十一葬廬陵今贈承議郎君故世家以儒學為門戶其勤身睦族皆父祖遺事故不顯其殊異之行然艱難來衣冠子孫或墜失其緒君獨兢兢追誦先世之意以詔其子使有聞二子又能自立及君沒後靖之教授贛州嚴重有師道士頗興於行業不幸蚤世

清之仕於時以禮進退其於人諄誨不倦嘗入為太常主簿今佐鄂州所植立當不泯於世君所就既如此矣靖之字子和清之字子澄皆與予善新安羅頤曰不誣其親以傷天下之公議子澄有之不諛死悅生以求實其言願將學焉述劉豐國行錄

墓誌銘

劉子信墓誌銘

代陳  
臯作

臯之六世祖姑宜春郡夫人陳氏是為判三司磨勘贈太子太保新喻劉公諱式之配能聚書以教其子有墨莊之名五子皆有行業俱賜第為卿監郎官鄉里稱為五君而謂五君之母為墨莊夫人事見國史及安定胡

四万廿五  
鄂州八集卷四  
先生賢惠錄故劉氏陳氏號世姻君諱肅字子信磨勘  
公五世孫曾祖大中大夫敦祖承議郎武賢父沂字文  
因隱居不耀娶會稽人顧長官復經女生咸及君咸未  
冠而卒及文因沒君獨躬艱勤以養母自太中以來居  
揚州文樓巷文因當建炎間避地居豫章之新吳叔父  
監豐國監承議郎滁時亦轉居江西諸郡欲招君合居  
不能遂乾道四年豐國之子靖之清之始歸君廬陵君  
妻張氏生一女蚤世乃以其女丑季適皋之子崇儼而  
君晚亦得男子子曰理季順季靖之為贛州教授以卒  
及清之佐鄂州奉君之官所以娛侍者甚至君寡過易  
足幼讀論孟毛氏詩頗成誦晚得子則躬訓導之不幸

嬰肺疾方君病時崇儼夫婦及君之姊子徐文達皆在  
旁君曰若等環我我復何憾顧言曰叔父諱淦無後其  
以順季為孫而令我殤兄子之告于廟書于譜其可溥  
熙十年八月甲午卒官舍享年六十二其年十月壬寅  
歸葬廬陵縣儒行鄉曲石山豐國墳之西南繫曰君中  
年羈艱族散而復合身老而更紹者以從弟競爽故也  
既得兩男子即以其一後季父以及其兄益廣其宗善  
夫

宜人趙氏墓誌銘

朝請大夫知全州管公鑑之夫人太府少卿趙公汝誼  
之姊也願守武昌而少卿使總賦于是以所紀姊夫人

四九廿九  
鄂州集卷四  
之狀與全州之書以來屬願銘始楚王元佐以太宗子  
封五世而至夫人之曾祖考士顥贈安化軍節度使武  
當侯生不迷贈右奉直大夫生善良歷朝請大夫知無  
為軍贈太中大夫夫人同產七人已為長母令人孫氏  
沒時年尚幼啼泣不絕聲聞者為隕涕祖母太恭人尹  
氏嘗有疾晨夕扶持在牀尹恭人憐其幼勉令自逸斂  
容曰兒恨不以身代願何心舍去管為臨汝大族夫人  
承上拊下得其驩念全州生事未立每事必親量入節  
已厚嫁夫之二妹及凡昏嫁各以時全州壯歲宰泰寧  
或厲威嚴必從容諷解之至課諸子讀書未嘗假詞色  
子湛嘗三以進士入貢夫人亦汎覽曉文義始太中之

喪聞訃屢絕至是有年矣臨終猶以不見墳墓為言其  
仁慈才智如此積封至宜人享年若干淳熙七年九月  
丁丑終於家十二月壬寅葬于金谿縣歸德鄉烏石峰  
之原子男三人長迪功郎澧州司理叅軍湛也次將仕  
郎淇次洪女六人其一尚幼五壻忠翊郎趙彥逮將仕  
郎呂浩進士游仲鈞國學進士張椿將仕郎趙崇雋銘  
曰夫人世貴系自大支姊弟有聞惟慶之貽既勤其夫  
又淑其子宗則昭矣管亦世祀

碑

鄂州張烈女祠堂碑

嘉祐三年春正月甲申有詔封江夏民妻張氏為旌德

四世  
縣君表其墓曰烈女勅州縣致奠且賜其家酒帛謹按  
張氏鄂州江夏縣人嫁為民妻里中少年有謝師乞者  
過其家欲通之脅以白刃張氏大罵曰庸奴我寧死豈  
從汝邪師乞割其咽未即死猶捽師乞以告事聞有是  
命後百餘年願來為州訪問故所表烈女處中更兵火  
吏民無知者距城東十里有黃鶴山州人之葬者多在  
焉歲時拜埽必至所謂勝緣僧舍者乃與通判劉君謀  
立祠其中以稱明詔之遺意夫男女之際聖人嚴之尊  
其冠昏而定其配偶限其內外而別其氏出粲然有倫  
不相凌越斯人之所以別於禽獸中國之所以貴於踈  
逖率是道也亂之生也起於逸居之小人誘於耳目不

勝血氣舍其良心而慢其遺體甚則侵尋於非禮如夜  
行之犯露有不能勝則易愛為忍至於殺人以求之譬  
如當晝狂走抵株杙而蹈水火禮不能止法不能禁既  
多唱於陽而成於陰以失身器偶亂倫滅類者亦何可  
勝數而其婦人女子乃有能明一定之分不背其夫不  
辱其親身可危而志不可折者是豈不繫於其人也哉  
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此學者之志而大丈夫之事也  
顧家人女子乃能之用心如日月厲擦如霜雪信如寒  
暑之不遷堅如金石之不化故以匹婦之微而齒於封  
君之貴生百代之後而擬於上世之烈處窮閭之下而  
揚于天子之庭其家有賜其位有奠其歲有表精神凜

四十七  
四十七  
凜人益可敬而彼一時狂子固已戮之有司淫昏之魄  
泯漠不靈夷考其初則生相邇也死相踵也然或榮如  
升于天或辱如墜于淵繫于念慮操舍之間耳雖然是  
女者非特以一時能死為諒也彼其平居服從君上之  
教而安受父母之訓動靜專一中志定矣以故雖遇倉  
卒之際而不亂夫鄂通達之州江漢會為周之興也此  
方之男女先被其化其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  
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  
思蓋女雖閒暇而使人退聽不敢存覬欲之念男雖感  
悅而隨即自克以能復思慮之正故繫之周南是女雖  
不幸遭變然能自潔清不屈於強暴之辱又亦出于詩

風江漢之域惜其不得如漢女之從容而徒為召南正  
信之頌是可歎也自頃歲以來五民僑處為吏者思擇  
令典以示民深惟國家每三歲常詔有司崇古丘墓而  
顯孝子順孫正婦此祠之設一動而二義附焉使方來  
之人過而問其故察彼柔弱之質猶能以禮自終況為  
男子何忍觸情縱欲自棄於不義而其婦人女子觀而  
化者思彼當事之變獨為其所難則凡平居修飾毋失  
身於苟賤乃事之易者皆可以自警云爾淳熙十一年  
二月甲戌朝奉郎權叢遣軍州事新安羅願端良文奉  
議郎權通判軍州事臨江劉清之子澄書

箴

贛州通判箴

大庾之陰廬陵以南地曠俗貧民有遁心罰不可屢興  
粟不可妄敷流民勸歸曠土乃居歸者有徒彼姦孰覩  
亂所由生吏無遠謨匪為民則恤而為盜乃圖扶持不  
力亦佐之辜在帝仁祖惠我遠黎守以清獻而副以濂  
溪同心于民民是以懷丞臣攝贛敢告司階

文

愛蓮堂上梁文

况郎偉古今相接風景要且不殊賢哲所臨草木便為  
可敬况典刑之雖遠有嗜好之可求用寄襟懷不專游  
觀濂溪先生早懷斯道來佐此州千古師資孰與洛中

之比一時賓主更陪清獻之游惜承平舊事之無傳此  
有志後人之所歎通判奉議相望百載繼守一官春木  
之芟固已不忘於夢甘棠所說猶將如見其人謂此荷  
華乃今昌歎出汗濯潔薰子含水土之和斂暮開晨浩  
然得風露之正即官池而創植營便坐以遙臨豈無他  
人慨獨踟於注轍後有作者將復感於斯堂方揭修梁  
可無善禱

拋梁東三月融和處處通要識春風行水底女錢無數  
疊青銅

拋梁西看取新花出淤泥不但愛蓮兼愛水先生到處  
即濂溪

三才世  
拋梁南仰止遺蹤略有三庾嶺曲江微較遠請君來此  
對紅酣

拋梁北郡圃相過如帶直遐想南臺步屨來幾年同事  
初相識

拋梁上太極光陰涵萬象卧聞好雨到高簷新瓦小荷  
聲一樣

拋梁下勝日對花揮玉斝約束紅裙莫遣來此中但可  
談風雅

伏願上梁之後萬家買犢十邑鳴弦農畝豐登胥樂大  
江之右官曹整暇不殊嘉祐之前氣叶而山川屏沴化  
行而庠序多賢

祭郊知府文

嗚呼願年三十一第未收心非敢忘晚晚是憂龍飛之  
年五千俊游我獨逢公乃決去留持示舍人品題則優  
遂關帝聰世科以酬亦既見知復得我州遇我益親曠  
絕輩儔文筆我持燕戟我誼賓俎我陪樂而不流我當  
作縣言春松楸欲脫不可如鷹在韝會公解紱將入告  
猷言之諸公祠職是修出處皆遂繫公之由每憶始春  
山寺追遊或傳公沒涕泗沾裘後審吉音如疴得瘳追  
惟我公遠繼前修歷官四十無宅與疇九男森然不暇  
為謀諸甥變孑嫁送則周抵掌之談足起懦偷一佩肅  
符民瘼以求繭絲之奏淵感凝旒屬車星敞鷗閣雲浮



四  
廿  
生卒不歷已焉長休我聞公器方假緹油絨書塞嶺遠  
弔長洲饋奠不時公無我郵感今懷昔事隔明幽公愛  
我文我心正愁浩蕩失次以為公羞一觴千里能領此  
不

祭張夢錫文

頃者州里俊造缺微士保所聞不相告語迨子之出溢  
于文詞用禮春秋再先賓貢自茲秀異繼興者多抱其  
藝能更取科第子名最早未著青衫頗欲出奇命輒不  
偶平生讜論思對楓庭云何四十自絕昭代夜靜琴冷  
月明清豈伊羽人與子徵逐追惟平日負才寡與於  
願兄弟信為有情我來之官子出就館惠我百紙先以

七言相期之心固在晚暮忽得鄉信清淚滿頰是夕夢  
子過我如生城角悲鳴忽悟隔世天高浪闊將子實來  
豈吾神誠自為變眩嗚呼夢錫與子同里知相愛慕才  
及十年俯仰之間便復一世延陵未返徐君先沒心雖  
相許時不待人解劍挂樹古人所咤臨風浩歎送此一  
觴死者有知猶吾夢錫遂無知也豈不悲哉

祭張彥仁文

嗚呼彥仁故父之客我曹執友始在冠歲介然有守其  
事父母不顛節口勞辱在前安佚在後先君躓之以為  
稱首晚寓醫肆涅不塵垢苦言強人或棄以走其清空  
貧其恬宜壽貧而有徵壽胡不考存存之要庶其不朽

四  
我歸自虔旬朔易久今兩無人客位唯帚誰如此願世  
不多有狂言寄哀公亦聞否

祭施司諫文

嗟人生之相與初豈論於故新挾誠意以相求亦安往  
而不親公早歲而駿發策高足乎要津歷著廷與諫省  
久聲名之在人我晚進而眎公蓋爵齒之不論當龍飛  
而對策公實奏乎嚴宸辱黃緣其有在眇會合以無因  
後十載予佐州行中途之旣旣望貢川之猶邈知阻嶺  
而帶閩謂師帥其孰宜公適降乎明倫奄十縣與三州  
慄先聲之所震我雖昧乎平生公已察其忱恂貢長牋  
而寫臆乃數展而時呻過國都而夸示飽傳玩乎四鄰

恨奮者之未工退自出其瑰珍曰予肱之三折求子助  
而禔身逮既接於色辭近君子之光塵公有懷而必盡  
願無見而不申朝發議于黃堂罄民瘼而同詢夕燕衍  
乎相求粲藝文而雜敵閔棄孩之滅類惡倍粟之傷民  
酌惠術以漸行庶遠氓之可均雖擿姦之似察抑為吏  
之終循登鬱孤而有慨念馨膳之及辰蹇臨予而不忍  
意惻愴而傷神曰去此其何難惜吾佐之孔仁惟明時  
之置守立副貳以同寅兩相得之罕逢或越肝而膽秦  
公天資之峻峙氣高世而益振晚託契於我曹悲此意  
之殊辛繼別佩於守符庶人事之屈伸方昕朝而入對  
忽大夜以長窳願官滿而東歸厭江湖之漣淪撰秋杪

四十九  
以造都俄旅食其經春恐贈弔之不時起攬涕而霑巾  
假健步以致哀悵我生之長貧寓千里於一柶記始別  
如隔晨死生異兮長辭精爽在兮不泯

祭句芒文

青鳥司開土牛戒事昭聖時之令典祈先古之貴神高  
廩可期預報一年之喜綵鞭激動散為千里之和相帝  
之功繫民是賴

祭都統文

惟夫子之起家際當世之盛明負才氣之無雙果首冠  
乎群英既詩書之敦閱亦韜略之縱橫待望實之具孚  
信謀帥之不輕始州麾而小試旋使節以兼程進入扈

於殿巖屯羽衛其肅清出爰當於一面儼萬里之長城  
誓奇龐於福艾宜戡功而智名方時平而有待將星墮  
予霄驚恻三軍之失色悵萬馬之無聲願被命於此州  
實依倚乎行營念軍民之一體每言話以通誠時尊俎  
以相陪辱意氣之我傾悵數晨之永隔感在昔之餘情  
躬菲奠以訴哀淚浪浪其沾纓咄凌煙之未畫慨莫遂  
予平生

題跋

書劉子和行狀後

始願佐贛州在學之士一見而退無數造吾之屏者間  
攝州事無至吾之庭者願素聞教授劉君靖之之賢意

四  
有以勸率之問之而信君孝友莊靖學有本原既使諸  
生知有濂溪為之祠矣乃日為發明義理之學俾沉泳  
乎聖哲之微言而踐履乎士君子之實地贛之士資稟  
勁厲又無先入浮偽之說於其中獨為科第之習聞君  
開示正大得心所同者有以用其力後進願學之士尤  
歆羨者十餘人會君弟清之在母兄側諸生日承師訓  
而間從君之弟優游厭飫之氣質漸易先是官書少君  
買于旁郡及出篋中書諸生所未見者令傳寫師弟子  
相見禮不備君假以數月俸為具冠帶守貳且至不出  
迎者舊輸錢三百君約以眎事後三日旅見更以其罰  
懲出者諸生之欲贄見於大夫者與求於有司者必先

自言可已者已之即士受屈亦時為言月朔始盡敵諸  
生之業於堂曰使守貳有意者可按而考也君知要而  
勤小物以故能令在學者率自重尚廉隅去苟且之習  
他日廣坐有言慢游之好以悅眾者士聞皆恥之願到  
官兩月君改秩當去閒為願道所施次第與始為之之  
難君去後士有經指授者議論證據必曰劉先生之言  
如是繼自今有特立見於世者要自君發之君以教為  
官即能美其俗以此知師道之不可不立而士之所以  
異乎民也願既哭君之器惜君所學獨施於此官以沒  
故書君之狀後以相備且益勸贛之士子使勿忘淳熙  
五年六月戊辰

鄂州小集卷四  
四十四  
書急就篇後

右急就篇漢黃門令史游作唐祕書監顏師古為之訓解此篇舊分三十二章前代能書者多以草書寫之今唯有一本相傳是吳皇象寫比顏解本無焦滅胡以下六十三字裁三十一章而已國朝太宗皇帝嘗親書此篇又於顏本外多齊國山陽兩章凡為章三十有四此兩章蓋起於東漢按急就篇末說長安中涇渭街術故此篇亦言洛陽人物之盛以相當而鄠縣以世祖即位之地升其名為高邑與先漢所改真定常山並列此為後漢人所續不疑又豫章黃太史手校本出於太和人亦家亦有此兩章黃於篇中時小小箋釋而顏解本亦自

有詳略不同會戶部郎中總六道賦天水趙公欲是正傳廣之乃用禮部侍郎眉山李公所藏顏本校鄂州通守臨江劉子澄本兼考諸本正文同異及附黃太史所箋於其下見今顏本不分章則從而因之升注為大字用便觀覽而列兩章於篇外可傳後古者學童六歲至十歲教之數與方名及朔望六甲書計之事蓋循末以窮本因藝以濟道濫觴乎小學之源而涵泳乎大學之海終其身不厭至秦不然棄其道本而志其藝末丞相李斯等雖頗作蒼頡爰歷博學篇然天下方專學法令以吏為師詩書六藝之言棄不習學者進無所依退無可玩自童幼鄙之以為書足記姓名而已又其篇雖名

祖蒼頡而實異史籀時益多事而徒隸之字方起漢興稍開書禁兼崇字學吏民上書頗劾其不正者然古來用字約少板策所書多者裁百名以上今漢代試為史者一童所記至九千字烏覩古所謂正哉游當孝元時去斯等已遠獨能取其篇中正字類而韻之以為此書使操觚小童不隨俗迷誤是時元帝善史書而游為此篇皆稍近古傳稱游勤心納忠有所補益豈此類邪自東漢杜度張芝善藁法始用以寫此章號章艸說者因謂草書起於游蓋不察作此書之意今篇中所撫蒼頡正字其體雖不存而其讀具在因可以見漢世官府市里之名物又得顏氏解訓而益明可用虞覽然顏以慈

姓為祖于宣慈惠和之才子審姓為出於審曲面勢者名忠敬與愛君而必以為慕趙盾鬻拳解距虛即蚩蚩以檻車膠人之目謂老復丁為蠲其子孫之役亦不皆是願作者以錄古文而解者以著漢事雖非詩書論世之學要主於好古存舊且其語亦微有勸不若後世俗師俚童相教以囂訟之書故因定著之以為前世小書其偶存者猶如此學者因亦有啓焉淳熙十年十月望日歛羅願

羅鄂州小集卷四



